

城市外溢与乡村重构

——超大城市近郊“三产”融合中的空间重构与生活张力

陈羽宁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上海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2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9月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16日

摘要

在乡村振兴与城乡关系重构背景下, 文、旅、农产业融合逐渐成为乡村发展的重要路径。相较于一般乡村, 超大城市近郊乡村同时处于城市功能外溢与地方生活延续的交汇地带, 其产业发展也深刻嵌入城市消费与空间重构过程。本文以上海市宝山区月浦镇为案例, 综合运用实地调研、半结构式访谈等方法, 考察“三产”融合如何改变近郊乡村空间, 以及这种变化如何进入不同主体的日常生活。研究发现, 月浦的产业融合是城市消费与资源外溢推动下的空间重构过程, 原有生产、居住与文化空间逐渐兼具消费、休闲与展示功能。空间重构也使村民、经营者与游客以不同方式进入乡村发展, 并产生对“发展”的差异化理解。由此, 月浦呈现出乡村“景观化”与“生活化”并存的张力。本文认为, 超大城市近郊乡村振兴不仅是产业升级, 也是空间、利益与生活关系的重新组织, 其关键在于如何在承接城市功能的同时保留乡村作为居民生活空间的主体性。本文据此尝试提炼“都市外溢型”近郊乡村振兴的空间特征及其内在张力, 为理解超大城市城乡关系重构提供一个来自微观生活世界的经验案例。

关键词

超大城市近郊, “三产”融合, 空间生产, 景观化, 生活化

Urban Spillover and Rural Restructuring

—Spatial Restructuring and Life Tensions in the Integration of “Three Industries” in Peri-Urban Areas of Mega-Cities

Yuning Che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July 27,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8,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16, 2026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tourism, and agriculture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pathway for rural development. Unlike ordinary rural areas, peri-urban villages in mega-cities are situated at the convergence of urban functional spillover and the continuation of local life, and thei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s deeply embedded in the processes of urban consumption and spatial restructuring. Taking Yuepu Town in Baoshan District, Shanghai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employs field research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o examine how industrial integration transforms peri-urban rural space and how these changes enter the everyday lives of different subjects. The study finds that Yuepu's industrial integration is a process of spatial restructuring driven by urban consumption and resource spillover, in which the original production, residential, and cultural spaces gradually acquire consumption, leisure, and display functions. This spatial restructuring also enables villagers, operators, and tourists to enter rural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ways, generating differentiated understandings of "development." Thus, Yuepu presents a tension between the "landscape-oriented" and "everyday-life-oriented" dimensions of the countrysid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peri-urban mega-cities is not merely industrial upgrading, but also a reorganization of space, interests, and life relations. The key lies in how to maintain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countryside as a living space for residents while accommodating urban functions. Accordingl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till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herent tensions of the "urban-spillover" type of peri-urban rural revitalization, offering an empirical case from the micro-world of everyday life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structuring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in mega-cities.

Keywords

Peri-Urban Areas in Mega-Cities, "Three Industries" Integration, Production of Space, Landscape-Oriented, Everyday-Life-Oriented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随着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乡村发展的内涵正在发生变化。乡村振兴已经不再只是农业生产方式的调整或农村经济收入的提高，而逐渐涉及产业发展、空间建设、生态环境、文化传承以及居民生活等多个层面。尤其是伴随城市居民休闲消费需求的增长，乡村旅游、休闲农业、亲子娱乐等新业态不断进入乡村空间，使部分乡村逐渐由传统的生产空间转变为兼具生产、生活、消费与休闲功能的复合空间[1]。文、旅、农产业融合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被广泛讨论的路径之一。它是以农业为基础、以文化为内容、以旅游为纽带，通过要素重组和功能互补催生新业态的过程[2]。

相较于远郊乡村，城市近郊乡村具有自身特殊的空间属性。它既保留着乡村的生活基础和地方性，又处于城市消费、人口和功能不断外溢的影响之下。月浦镇所在的月罗片区是上海市“沪派江南”首批15个试点单元之一，其所在区域属于“曲水泾浜”地貌[3]。2022年月狮村入选第四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4]。近年来，月浦镇以顾泾河为纽带推动聚源桥村、月狮村和沈家桥村联动发展，将体育、花卉、宠物、休闲等业态串联为乡村旅游线路[5]。由此，原本分散于不同村庄的农业、生态与文化资源开始被重新组合，农业生产空间也逐渐承担休闲、消费和文化体验等功能。月浦的“三产”融合因此在超大城市

近郊这一特殊城乡关系中展开：城市距离、消费需求与交通条件为产业进入乡村提供了条件，而乡村原有的生产方式、生活空间与地方文化又共同参与了这一融合过程。

既有研究对于乡村振兴的讨论，较多集中于产业融合、乡村旅游、公共服务以及治理模式等方面，并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乡村旅游研究也逐渐从关注经济效益转向关注社区参与、居民生计和社会关系等问题，指出旅游发展会同时改变乡村的经济结构与社会空间[6]。从空间生产的视角来看，乡村是在政府规划、资本进入、居民日常实践和游客消费等多种力量作用下不断被生产和重构的社会空间[7]。这一视角提示我们，理解乡村振兴不能仅仅关注“发展了什么产业”，还需要进一步考察产业发展如何进入乡村空间，并如何与人们原有的生活秩序发生联系。

基于此，本文以上海市宝山区月浦镇为案例，从空间生产的视角出发，关注上海近郊这一特殊空间属性如何影响乡村产业发展的模式及其社会后果。由此，本文不将月浦仅仅作为一个“三产”融合的成功案例，而是将其置于超大城市城乡关系重构的背景中，关注城市外溢如何推动近郊乡村空间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如何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本文主要讨论三个问题：第一，超大城市的城市外溢如何塑造近郊乡村“三产”融合的特殊模式？第二，产业融合如何推动乡村空间从单一生产空间向生产、生活、消费与文化展示相互交织的复合空间转变？第三，在这一空间重构过程中，不同主体的角色、利益与生活经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讨论，本文希望进一步说明，近郊乡村振兴并不只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是城乡空间关系和地方生活秩序的重新组织。月浦的经验由此可以为理解超大城市背景下乡村振兴的特殊类型提供一个微观案例。

2. 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2.1. 三产融合研究的转向

文、旅、农产业融合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热点议题，学界对其概念内涵进行了多维度的探讨。从概念内涵来看，孔捷(2023)将文旅农融合分为狭义与广义两个层次前者主要指农业与文化、旅游产业之间的产业链融合，后者则进一步延伸至农业、农民、农村空间、农村生活方式及乡土文化等多个层面[8]。董小君(2021)则强调，文旅农融合建立在农业景观、农村空间和乡村文化之上[9]。相关研究进一步总结了特色农业牵引、乡村文化主导、生态康养驱动等不同融合模式，并指出产业融合能够通过延伸产业链、优化资源配置等方式推动乡村经济转型[1] [2] [10] [11]。

由此可见，三产融合并非单纯的产业叠加，而是伴随资源、要素和生产方式重新组合的过程。然而，现有研究总体上仍较多从产业发展、经济效益和模式创新的角度讨论“三产融合”，相对较少追问产业进入乡村之后如何改变乡村空间，以及这种空间变化如何与原有的生活秩序发生联系。事实上，当农业空间被转化为旅游、休闲和消费空间时，变化的并不只是产业本身，乡村作为生产、生活与交往空间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由此，有必要将三产融合从单纯的产业问题进一步置于乡村空间变迁之中加以理解。其次，多数研究聚焦于中西部地区的乡村实践，对超大城市近郊乡村文、旅、农产业融合的关注相对不足。月浦镇作为上海大都市近郊乡村的代表，在微观上体现了近郊乡村利用其市场、资本与区位优势，将农业基础、生态本底与文化元素进行创造性转化与组合的特点，具有独特的学术研究价值。本研究以月浦镇为案例，旨在为超大城市近郊乡村的文、旅、农产业融合实践提供参考。

2.2. 理解近郊乡村转型的理论视角

要进一步理解产业融合所带来的乡村变化，仅从产业发展的视角仍然不足。列斐伏尔指出，空间并非一个承载社会活动的中性容器，而是在社会关系与日常实践中不断被生产出来的。空间生产同时包含空间实践、空间表征与表征空间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规划者和制度所建构的空间想象、资本与产

业进入所形成的空间组织，以及普通人实际生活和使用的空间经验，共同构成了具体社会空间的生产过程[7]。

这一理论视角对于理解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乡村产业发展本身就是对原有乡村空间的重新组织。当农业生产空间被转化为旅游、休闲和消费空间时，空间的功能、景观和使用方式随之发生变化；与此同时，村民、经营者与游客对于同一空间又可能形成不同的理解与使用方式。因此，乡村振兴既是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也是乡村空间生产方式变化的过程。据此，本文将城市规划与产业布局视为乡村空间的制度性生产，将文旅业态与空间改造视为乡村空间的重新组织，并进一步从村民、经营者与游客的日常使用和经验出发，考察空间重构如何获得具体的社会意义。

更进一步而言，上海近郊乡村具有不同于一般乡村的空间特征。它并非与城市相对分离的“乡村”，而是处于城乡高度接近和持续互动的区域。一方面，近郊乡村能够凭借区位、交通和市场优势承接城市居民的休闲消费需求[12]；另一方面，城市消费逻辑、资本和人口的进入也可能改变原有土地利用、地方景观与生活秩序[13]。因此，本文不仅仅将“近郊”理解为地理距离意义上的区位概念，更将其视作一种具有社会意义的空间关系，并以空间生产理论考察三产融合如何在这一特殊空间中展开。

2.3. 从“生产空间”到“生活空间”：三产融合中的人及其日常经验

空间生产并不只是宏观规划与产业布局的结果，也发生于普通人的日常实践之中。乡村产业发展所形成的景观、商业空间和公共空间，最终都需要通过居民、经营者与游客的实际使用而获得具体意义。因此，理解三产融合不能仅关注“产业带来了什么”，还需要进一步考察不同主体如何进入这一空间、使用这一空间，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不同的利益诉求与地方认同。

这一视角也意味着，需要将乡村振兴中的“人”重新放回产业与空间分析之中。对于村民而言，乡村既是产业发展的对象，也是长期生活的地方；对于经营者而言，乡村空间既是新的经营场所，也受到地方规划与整体景观塑造的约束；对于游客而言，乡村则可能成为距离城市较近的休闲消费空间。同一空间因而同时承载着生产、生活与消费等不同功能，而不同主体对于“乡村发展”的理解也可能存在差异。本文据此将产业融合、空间重构与日常生活结合起来，以不同主体的经验作为观察乡村空间变化的重要入口。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并不将三产融合简单视为农业、文化与旅游产业的加总，而将其理解为一个伴随城乡关系变化而发生的空间生产过程。本文以上海宝山区月浦镇为案例，重点考察近郊区位如何为乡村承接城市休闲消费和生活功能提供条件，以及这一过程中乡村空间如何被重新组织，并进一步分析这种变化如何进入村民、经营者与游客的日常生活。由此，本文希望从“产业－空间－生活”的关联中理解超大城市近郊乡村振兴的具体机制及其内在张力。

3. 研究方法

Table 1. Interviewee’s basic information
表 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编号	身份类型	性别	年龄
A1	本地居民	男	56
A2	本地居民	男	68
A3	本地居民	男	42
A4	本地居民	女	45
A5	本地居民	女	26

续表

B1	外来游客	男	33
B2	外来游客	男	28
B3	外来游客	女	29
B4	外来游客	女	49
B5	外来游客	女	67
C1	CatQueen 猫咖啡馆经营者	男	32
C2	顽酷乡村乐园经营者	男	30
C3	竹隐清境民宿经营者	男	45

本研究综合运用实地调研、半结构式访谈等方法，以月浦镇月狮村、沈家桥村、聚源桥村为主要调研区域，于 2024 年 2 月至 2025 年 5 月期间先后进入田野。每次调研均以参与式观察为主线，实地走访了顽酷乡村乐园、宠物学校、民宿、花卉种植基地、公共活动空间等不同类型的功能区域，记录空间布局、设施配置、人流密度、标识系统以及空间使用方式等细节。与此同时，研究者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先后访谈了月狮村和沈家桥村居民 5 人、周边及市区游客 5 人、经营者 3 人，每次访谈时长约 30 至 60 分钟，经受访者同意后录音并整理为逐字稿。访谈资料与观察记录构成了本文最主要的经验材料来源。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涉及的人物均作匿名化处理(见表 1)。

4. 城市外溢与近郊乡村的空间重构

4.1. 从农业空间到都市近郊空间：城市功能何以进入乡村

传统乡村以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为主要功能，但在城市化进程中，尤其对于大都市近郊乡村而言，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边界正在发生变化。对于月浦而言，乡村空间的变化首先表现为城市休闲、消费与生活功能逐渐进入原有的农业空间，乡村由此成为城市生活的延伸。

月浦的空间变化嵌于上海近郊乡村整体转型的政策与空间布局之中。上海市“十四五”乡村振兴规划提出，要依托乡村振兴示范村和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推进“绿色田园”“美丽家园”与乡村文创、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融合，并提升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水平[14]。月浦镇还通过“三村联动”的方式，将月狮顽酷乡村、沈家桥顽酷乡村乐园、宝月岛宠物乐园、爱萌多肉等多个原本分散的点位整合进乡村旅游线路。由此，原有农业空间逐渐被赋予休闲、消费、娱乐等新的城市功能[15]。A1 提到，过去这里“是农田”，如今则出现了风景区和住宅等新的空间形态。与此同时，附近居民将这些新空间纳入日常生活半径，乡村也由此从单一的生产空间逐渐转向兼具生产、消费与生活功能的复合空间。

因此，月浦的文旅发展使原有农业空间开始同时承担休闲、消费、娱乐和社区生活等功能。城市功能进入乡村，也意味着乡村空间开始从单一的生产空间转向具有多重用途的复合空间。

4.2. 从生产到复合：乡村空间如何被重新生产

城市功能的进入改变了月浦乡村空间的使用方向，进而使得原本彼此分离的农业、生态、旅游与生活空间被重新组合。月浦镇以顾泾河为纽带推动聚源桥村、月狮村和沈家桥村联动，将体育、花卉、宠物、休闲等不同业态串联起来，形成“一环一水连三区、一轴一心全产业”的空间格局[16]。

不同业态的复合首先表现为空间功能的叠加。月狮村以体育休闲为特色，沈家桥村发展宠物经济，聚源桥村则依托多肉、花卉等产业，原本分散于不同村庄的资源被组织进同一条乡村游线之中。近年来，

月浦进一步从“三村联动”向片区化发展推进,强调将分散资源整合为全域资源图,推动乡村发展从“围着村转”转向“围着产业转”。由此,农田、河流、绿地、村庄道路以及产业项目不再只是各自独立的空间单元,而被转化为可以被观看、游览、消费和使用的整体景观。更重要的是,这种空间重构并未完全脱离当地居民的生活。已有报道显示,乡村体育乐园等项目不仅吸引城市游客,也提供卫生巡检、门票售卖、安全管理等岗位,使部分村民进入新产业[17]。因而,月浦的空间生产并不是简单的“景区化”,而是生产、消费与生活三种空间逻辑的叠加:乡村既继续承担农业生产功能,又成为城市居民的休闲空间,同时也是本地居民工作和生活的场所。在多重功能的交织中,近郊乡村区别于传统农业村庄的空间形态逐渐形成。

4.3. 从产业融合到生活重组: 空间变化如何进入日常

产业融合对月浦镇的空间形态转变的影响最终进一步进入居民和游客的日常生活之中。随着乐园、休闲步道、特色商业和公共活动空间的建设,原本以农业生产为主要功能的乡村空间逐渐成为周边居民休闲娱乐和家庭活动的重要场所。空间功能的转变,也带来了生活方式的重组。

对于周边游客而言,月浦首先意味着一种新的休闲选择。多位受访者提到,自己并非专门为了旅游而来,而是将这里纳入了周末生活的一部分。B3表示:“骑个电动车,几分钟就过来了。”B2则认为,相较于距离较远的大型景区,月浦最大的优势在于便捷性和可达性,“周末嘛,两天时间够了,就过来溜溜”。对于许多家庭来说,这里既提供了亲近自然的空间,也承担着亲子活动和日常休闲的功能。原本位于城市边缘的乡村,正在成为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网络中的重要节点。

而对于长期居住于当地的居民而言,变化更多体现在生活环境的整体转型。A3回忆,过去“这里是农田”,如今则逐渐发展出住宅区、风景区以及各类休闲设施;A5也提到,“以前周边主要是农业生产空间,而现在都是绿化,建设好了一点”。本地居民经历的是从农业乡村到近郊社区的持续变迁。乡村之于他们逐渐成为兼具居住、休闲和公共活动功能的生活空间。

从这个意义上说,月浦镇的文旅农融合在产业结构的调整的基础之上更影响了空间与生活关系的重构。原本服务于农业生产的土地被赋予了新的社会功能,并逐渐进入城市居民和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乡村空间的旅游化过程,同时也是乡村空间的生活化过程。在城市功能持续向外扩展的背景下,月浦镇逐渐形成了一种介于乡村、景区与城市公共生活空间之间的复合空间形态。这种变化在重塑了物理意义上的乡村空间的基础上,也深深重新塑造着人们理解和使用乡村的方式。

5. 空间重构中的主体重组与生活张力

5.1. 多元主体的进入: 村民、经营者与游客如何参与乡村发展

乡村振兴并非由政府或企业单独推动的产业建设过程,而是不同主体不断进入乡村空间、参与其功能重组的过程。随着月浦镇文旅农融合推进,原本主要作为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场所的乡村空间,逐渐吸引村民、经营者与城市游客等不同主体进入,并形成新的互动关系。

首先,普通村民开始以劳动者、经营者和空间使用者等多重身份参与乡村发展。调研中,乐园经营者C2提到,园区十余名员工大多来自本村或本镇;与此同时,伴随客流增加,周边也逐渐出现摆摊、餐饮、萌宠体验和茶室等配套业态,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新的就业和经营机会。村民由此不再只是农业空间中的生活者,也开始通过劳动和经营进入新的产业网络。

其次,经营主体的进入使乡村空间获得新的市场功能。当地猫咖经营者C1指出,周边文旅项目的发展带来了客流,也带动了周边业态;民宿负责人C3则表示,在店铺改造过程中,需要与镇政府不断沟通,使装修风格与整体空间基调相协调。由此,经营者既是乡村产业发展的参与者,也在政府规划和市场需

求之间不断调整自身实践。

与此同时，城市游客也成为乡村空间的重要使用者。与传统远距离旅游不同，月浦吸引的部分游客来自周边社区，他们通过周末亲子活动、散步、休闲等方式进入乡村。游客的持续进入不仅增加了空间的人流与消费需求，也进一步推动乡村休闲、娱乐等功能的发展。

因此，月浦的乡村发展并非单一主体推动的线性过程，而是村民的劳动与生活、经营者的市场实践以及游客的消费使用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主体以不同方式进入乡村，也使原本相对单一的乡村空间形成更加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乡村振兴由此成为了一个不断吸引不同主体进入并重新组织空间关系的过程。

5.2. “发展”的多重想象：不同主体的空间经验

不同主体进入乡村之后，也并不会以相同方式理解“发展”。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乡村发展主要表现为产业升级、环境改善与城乡功能联动；对于经营者而言，它意味着客流、市场与新的经营机会；对于游客而言，则更多意味着便捷、舒适的休闲体验；而对于本地居民而言，发展的意义则更直接地与自身生活环境及日常需求联系在一起。

从政府层面来看，乡村振兴首先意味着空间更新与产业升级。近年来月浦镇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生态景观建设以及文旅项目开发，通过整合农业资源、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推动传统农业地区向复合型发展空间转变。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产业融合不仅承担着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也被赋予改善乡村环境、提升区域形象和增强城乡联动的重要意义。

对于游客而言，月浦的吸引力更多来自乡村空间所提供的生活体验。许多受访者并非专门前来旅游，而是将月浦纳入自身的日常生活半径：距离较近、交通便利、适合周末亲子活动，也使这里成为城市居民获得自然体验和休闲放松的一处空间。因此，在游客眼中，“发展”首先意味着一个乡村空间能够提供更丰富、更便利的生活体验。

本地居民的理解则更加复杂。一方面，环境改善、公共空间增加和新的就业机会使部分居民感受到乡村发展的积极变化；另一方面，他们对乡村的评价也更多建立在长期生活经验之上。因此，他们关注之处更多在于这些变化是否真正改善了自己的生活。由此，同一场乡村转型在不同主体那里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尺度：“发展”对于政府可能意味着产业与空间升级，对于经营者意味着经营机会，对于游客意味着更好的休闲体验，而对于居民，则需要最终落实为能够被日常生活感知的变化。

这意味着，乡村振兴中的“发展”并不存在一个天然统一的标准。不同主体以自身的空间位置、行动方式与生活经验理解乡村，也不断参与着乡村意义的重新定义。正是在这种多重想象并存的情况下，乡村空间同时承载了产业发展的景观逻辑与居民日常生活的实践逻辑，而二者之间的张力将在下一节进一步展开。

5.3. 景观化与生活化：近郊乡村振兴的空间张力

如果说产业融合改变了月浦镇的空间形态，那么更深层的变化则体现在乡村空间使用逻辑的转变上。随着文旅项目、商业业态和休闲设施的不断进入，乡村逐渐被塑造成能够被观看、被消费和被体验的景观空间。然而，对于长期生活于此的居民而言，这里首先仍然是他们的日常生活空间。正是在景观化与生活化之间，近郊乡村振兴面临着持续存在的张力。

首先，游客与居民对于同一空间具有不同的使用方式。对于游客而言，乡村意味着休闲与体验，他们希望看到更美观的环境、更丰富的活动和更多样化的消费场景。因此，美食节、主题乐园等活动往往能够获得较高关注度。但对于居民而言，这些空间原本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大量游客的进入虽然带

来了人气，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居民的日常生活节奏，使熟悉的生活环境逐渐变得陌生。对于游客来说，乡村是被观看和体验的对象；对于居民来说，乡村则是承载日常生活的家园。

其次，景观建设与生活需求之间并不总能完全一致。许多文旅项目的规划逻辑是吸引外来客流，因此更强调视觉效果、消费体验和活动策划。例如主题乐园、特色打卡点、节庆活动等，都是为了增强空间吸引力而设计的内容。然而，本地居民日常更需要的往往是健身休闲场地、便民服务设施、社区活动空间等公共资源。A5指出，夜市和节庆活动能够带来热闹氛围，但也产生了噪音、拥挤和环境压力；A3也反映，商业业态的不断增加能够促进消费，但空间的占据和使用、网红化游乐场所和商品的售卖未必能够满足居民的日常需求。因此，乡村空间究竟应当优先服务谁、满足谁的需求，始终是发展过程中需要面对的问题。

更进一步看，空间用途的转变还意味着村民原本的用地需求被逐步替代。过去，村庄内部的空地、晒场、田间小路等空间，虽然未必经过正式规划，却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承担着具体功能——晾晒作物、堆放农具、邻里聊天、孩子玩耍。随着这些空间被改造为景观化的主题乐园、打卡点、停车场等设施，原有功能被取消，而新的空间并不必然提供等价的替代方案。A2提到，即便整体环境在“美观度”上有所提升，村民实际使用空间的便利性却可能下降。由此，“谁的空间”这一问题从审美偏好进一步延伸到空间权利的层面——当乡村空间被重新组织时，谁的使用需求被优先满足，谁的需求被替代或忽略，正是理解近郊乡村振兴内在张力的关键切入点。

更重要的是，随着开发程度不断提高，近郊乡村还面临着其自身特质被消耗的风险。在访谈中，B1、B2等不少游客都提到自己喜欢来到月浦的重要原因在于这里“空气好”“像乡下”“能够接触自然”。正是相较于高度城市化的中心城区，乡村保留的自然环境和相对缓慢的生活节奏构成了其独特吸引力。然而，当更多商业设施、娱乐项目和消费空间不断进入时，乡村又可能越来越接近城市空间本身。于是便出现一种矛盾的现象：吸引游客前来的是乡村区别于城市的特质；而推动乡村发展的开发活动，又可能逐渐削弱这种特质。

从这个意义上说，月浦镇的实践不仅体现了产业融合带来的空间更新，也揭示了近郊乡村振兴中普遍存在的发展困境。如何在吸引外部资源、促进产业发展的同时，保留居民的生活空间和乡村原有的环境特征；如何在满足游客消费需求的同时，兼顾本地居民的生活体验；如何在景观打造与日常生活之间寻求平衡，成为近郊乡村持续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景观化与生活化之间的张力，也正是理解超大城市近郊乡村振兴实践的重要切入点。

6. 结论与展望

本文以月浦镇为案例，考察了超大城市近郊乡村在三产融合推动下的空间重构过程。研究发现，月浦的产业融合在产业升级的基础之上，更是在城市消费与功能外溢作用下发生的空间重组：农业空间逐渐被赋予休闲、消费与展示功能，形成生产、生活与消费交织的复合空间。这一变化带来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也产生了新的张力。不同主体以不同方式进入乡村并形成差异化体验。游客将乡村视为可消费的景观，本地居民则将其视为承载日常生活的家园。当公共空间被改造为景观化的乐园、打卡点和商业设施时，村民原本用于晾晒、停车、聊天的空间功能被替代或取消，景观化与生活化的张力由此构成近郊乡村振兴的核心议题。展望未来，月浦的乡村振兴仍有诸多值得持续关注的问题。从理论层面看，近郊乡村的“景观化”与“生活化”张力并非月浦独有，而是超大城市周边乡村普遍面临的困境。月浦作为样本之一，呈现出一种“都市外溢型”近郊乡村振兴模式：其发展动力主要来自城市消费、人口与功能向近郊的外溢；其空间结果表现为农业、生活与消费功能的复合化；其治理难题则集中表现为景观化发展与居民生活之间的协调。如何在承接城市功能外溢的同时保持乡村的主体性，如何在产业逻辑与生活逻辑之间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仍需更多经验研究的积累和理论上的提炼。

参考文献

- [1] 窦文章, 赵玲玲.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的特征及趋势研究报告[M]. 王金伟, 吴志才. 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报告(2024).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5: 17-29.
- [2] 李伟才, 刘韩兵. 我国三产融合发展现状及对策[J]. 现代农业科技, 2026(13): 179-182.
- [3] “沪派江南”营造试点全面启动实施, 市规划资源局赴宝山区开展调研推进[EB/OL]. <https://ghzyj.sh.gov.cn/bs/20250311/489046dcc5a0426caa5f0f93a7da89ae.html>, 2025-03-11.
- [4] 文化和旅游部关于公布第四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和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乡)名单的通知[EB/OL]. https://zwgk.mct.gov.cn/zfxgkml/zykf/202212/t20221207_937957.html, 2022-12-07.
- [5] 施颢赟. 宝山月狮村探寻城乡融合新密码[N/OL]. 东方城乡报. <https://nyncw.sh.gov.cn/mtbd/20260615/0fd3661486374756890458cc823002a0.html>, 2026-06-15.
- [6] 朱晓翔, 乔家君. 乡村旅游发展对乡村空间重构的影响与机制研究[J]. 地理科学进展, 2020, 39(10): 1633-1646.
- [7] Lefebvre, H.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Blackwell.
- [8] 孔捷. 基于文旅农融合的乡村旅游发展路径研究[J]. 中国商论, 2023(13): 27-31.
- [9] 董小君. 文旅农融合促进乡村民宿发展策略研究[J]. 商业文化, 2021(13): 34-35.
- [10] 温于乐, 蔡立彬, 王亚茹. 农旅产业融合研究综述[J]. 农业与技术, 2024, 44(6): 150-154.
- [11] 唐玲. 乡村振兴背景下体旅农融合发展面临的困境与对策[D]: [硕士学位论文]. 宜昌: 三峡大学, 2025.
- [12] 陶文铸, 潘悦. 供需视角下都市圈乡村产业空间演进机理与规划应对[J]. 小城镇建设, 2023, 41(12): 30-37.
- [13] 王勇, 李广斌. 复兴还是异化? 消费文化驱动下的大都市边缘乡村空间转型——对高淳国际慢城大山村的实证观察[J]. 国际城市规划, 2014, 29(1): 68-73.
- [14]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上海市乡村振兴“十四五”规划》的通知[EB/OL]. <https://www.shanghai.gov.cn/gwk/search/content/046782b10d2145c0b201c41aca762196>, 2021-03-15.
- [15] 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宝山区农文旅融合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EB/OL]. <https://www.shanghai.gov.cn/tszczq-qtqj9/20250610/5eac840f0b59435e87b6a5685c9faad4.html>, 2023-12-13.
- [16] 关于 2023 年月浦镇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情况的汇报[EB/OL]. <https://xxgk.shbsq.gov.cn/article.html?infoId=8081a7cd-9477-4e6f-995d-7418ad86cb80>, 2023-12-29.
- [17] 施颢赟. 宝山月狮村: 高效盘活闲置资源 推动乡村农体文旅融合发展[N]. 东方城乡报, 2024-03-28(003).